

子思子曰講解義

二

丁卯

經	卷	第
一	四	二六
滋	縣	學
賈	中	校

五

12384
262
Vol 2

彥立校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四

孟子上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樂而勸其與民同樂亦引君當道之意也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曰暴向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于音樂暴以爲人君好尚貴慎所趨當時欲對未得其辭不知好樂何如果有害於治否孟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能推廣此心大同於物則一念悅豫之情卽爲一國和平之化而齊國其庶幾乎治乎孟子雖與暴言然恐好樂之

旨暴未必能達之于王卽能達之于王且未必能曲暢其說故他日見於王而問曰王曾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王乃勃然變色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聖王之所作也不過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道哉此齊王自慙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誠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聲音之靡曼而得其和氣之

克周則自上達下。歡然交欣。齊國其庶幾于治乎。蓋樂備乎文。實生于情。古今之樂。文不同而情同。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與不甚之間耳。豈今樂獨異于古耶。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衛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于人心之和。故卽齊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此一節書。是卽人之常情。以啓王與民同樂之意也。齊王因孟子言聲音之道。可通于治。故遂問曰。夫子所言好樂之甚。齊國庶幾之說。可得聞乎。孟子欲進王以與民同樂之說。乃先詰王以獨樂與人樂之踰。曰。常人之情。獨自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樂。王曰。樂之私。何如樂之公。獨樂而人不與。情未舒也。不若與人。孟子乃復詰王以與

少樂與衆樂之喻曰。常人之情人少而與之作樂爲樂。人衆而與之作樂爲樂。二者又孰樂。王曰。樂之偏隘。何如樂之大同。與少而衆不與。情未暢也。不若與衆。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此事理之至明。人情所共曉。爲人君者。特患未能推廣此量耳。誠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萬物一體之懷。卽爲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樂之爲貴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四節書是孟子言與民同樂及不與民同樂之效。欲齊王知所法戒而行仁政以及民也。孟子曰。王既知與人與衆之樂。則作樂之理亦不外是矣。臣請爲王一陳之可乎。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頰。私相告語曰。吾王之

好鼓樂。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已極。而莫之省憂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頰。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流離已極。而莫之矜恤乎。夫鼓樂田獵。本王適情快意之舉。乃百姓觸目傷心。怨聲載道者。何哉。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安養

斯民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觸自不能已此
不與民同樂之故也。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
有喜悅之色。其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
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鼓樂之樂
也。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
其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
與。不然何以能爲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

樂同此田獵。百姓欣幸之私喜見顏色者何
哉。蓋由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使民仰事俯育
各得其所。故其愛戴之情發于至誠。自不可
遏。此與民同樂之故也。夫民情之哀樂係於
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此好樂之心
以及於民。發政施仁。養欲給求。使民安居樂
業。愁苦不生。則四海歸心。王業可成矣。臣所
謂好樂之甚則齊國庶幾者如此。樂記曰。大
樂與天地同和。唐臣魏徵之告太宗曰。樂誠

在人和。蓋人主撫臨兆庶，不可使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必也制田里，教樹畜，下寬仁之詔，行賑恤之典，使老安少懷，家給人足，熙熙然如登春臺，如安衽席，人心既和，則天地之和亦無不應。此帝王作樂之本，異世同揆，不專求之聲音節奏間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論囿而引之以同民也。齊王當日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故宣王問孟子曰：嘗聞文王之囿，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

子對曰。據傳記所載。曾有此說。王又問曰。文王不過百里之國。爲囿如是其大乎。孟子曰。當時之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周圍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規制甚狹。乃百姓猶以爲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然未嘗以爲己私。凡民之芻以牧養。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囿中所有。無一不與民共其利。旣與民共其利。則用者

多而出者寡。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若王之囿。則與文王異矣。臣初至於王之境上。羈旅之臣。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禁人出入。若有百姓擅殺囿中之麋鹿。卽與殺人同罪。夫麋鹿與人。貴賤懸殊。乃賤人而貴畜。立命如此之嚴。爲法如此之峻。雖爲苑囿。實同陷阱。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夫同一囿耳。在文王則爲民利。在王則爲民害。是不在規制之大小。

而在與物之公私。王當弛其禁令。法文王同
民之意可也。按周書無逸有云。文王不敢盤
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推此志也。其圃未
必如是之大。乃孟子不辨其事之必無。而但
言其心之利物。則知古人設立苑囿。不過農
隙講武。非爲朝夕從禽。故令寬而民不犯。澤
溥而君不私。同民之治尚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
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以仁智交鄰。以大
勇安天下。而先言事大事小之道也。齊宣王
問孟子曰。講信修睦。國之大事。壤地相接之
國。與我爲鄰。交之果有其道乎。孟子對曰。有。
鄰國固有大小之殊。交鄰亦有仁智之異。大

凡爲大國者每多稱雄爭長。侵陵小國。便爲不仁。惟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爲能忘己之大而事鄰之小。古之人有行之者。若成湯之於葛伯。文王之於昆夷。小國雖或不恭。而所以撫字之心。自不能已。此成湯文王之所以爲仁也。爲小國者多不度德量力。啓釁大國。便爲不智。惟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爲能安己之小而事鄰之大。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夫差。大國雖見

王侵陵而所以敬事之禮。尤不敢廢。此太王句踐之所以爲智也。然大國之當事。小國之當恤。仁者智者豈有所勉強于其間哉。凡此莫非天理之當然也。仁者忘其勢之在己而嘉人之善。矜人之惡。是有優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智者順其勢之在人。而循理而行。相時而動。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能與天爲一。包含徧覆。無物不容。四海皆在。恬冒之

中其氣象足以容保天下。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時敢忽。強敵無一可乘之隙。其規模足以保守一國。詩經周頌我將之篇有云。人主能畏懼上天之威。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矣。此爲保天下者言也。而言畏天如此。可見畏天樂天。總不出一敬慎之念。保國保天下。究亦同此謹守之功。交鄰之道。誠莫善于此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此二節書是齊王以小忿爲疾。而孟子進之以大勇也。齊王聞孟子之言。因歎美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然欲行仁智。必有過人之量。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奈寡人有一疾病。偏好剛勇。遇小國無禮。不能包容。遇大國見侵。不能含忍。如何能成仁智之事。孟子對曰。王以爲

好勇有妨于仁智。臣正以爲仁智。非勇無以濟耳。但勇有大小。王請勿好小勇。若激于一時之怒。撫劍疾視曰。何人敢與我爲敵哉。此乃憑恃血氣。匹夫之勇。僅可以敵一人。不足好也。王何不振其剛健之德。配乎道義之正。發憤爲雄。威加海內。則仁之所不能容。智之所不能忍。勇一振焉。乃克有濟。此真帝王之大勇也。王何以爲病哉。可見不忍區區之小_甲忍。便爲血氣之強。能伸安天下之大勇。便爲義理之剛。人主不可不審所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三節書是孟子引文武之大勇。欲齊王法

之以安天下也。孟子曰：臣謂王當以大勇爲
好。蓋嘗觀之於詩。而文王之事有足徵矣。大
雅皇矣之篇有云：密國違拒王命，侵陵阮國。
而往至于其地，王乃赫然奮怒，整頓師旅，以
止遏密人，往其之衆，使之不得至于阮國。抑
強扶弱，于以篤厚周家之福。于以慰答天下
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是興兵伐密，文王
之所以爲勇也。文王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
俱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大哉！抑嘗觀之于書。

而武王之事更足徵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
上天降生下民，立之君以主治，立之師以主
教。其意但欲爲君師者，代天宣化，輔助上帝
之所不及，故使之享有天位，寵異之於四方
也。今我旣受天之命，而有君師之責，則凡有
罪之當誅，無罪之當憫，惟我得以主之。天下
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虐民者乎？書之
所言如此，若有一人橫行作亂于天下，武王
不勝忿恥，是以有伐商之舉。此武王之所以

爲勇也。武王亦惟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以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夫文武之所以稱大勇者。以其能除暴安民耳。王今者誠能法文武之所爲。亦赫然一怒。剪除暴亂。救民水火。以安全天下元元之命。則民之想望同於救焚拯溺。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何以好勇爲病哉。此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王之當好者也。要之仁雖事小。非以養亂爲仁。智雖事大。不以僅守爲智。惟殄暴而天下無有阻。吾之仁。定亂而天下不能窮。吾之智。故事小事。大無不咸宜。豈非大勇之與。仁智乃相成而不相背也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爲君德之要。信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君民同樂也。齊宣王謁孟子于雪宮。一日親往就見。王誇其禮遇之隆。因曰：賢者從田間來，亦有此安居之樂否？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宜有此樂也。然此樂非特賢者所有，當與凡人共之。使爲人君者，獨享其樂而不恤其民，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夫爲下者當安爲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遂非怨其上，固非在下之所宜有。然爲君者當盡爲君之道，爲民上而獨享

其樂，致使百姓怨望，亦君人者之過。所以人君當推此樂公之于民，不但當與賢者共之已也。且憂樂同民，民自無不感者。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臺池鳥獸，君之樂也。爲君者誠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一見君有可樂之事，莫不欣然色喜而亦樂君之樂矣。饑寒窮困，民之憂也；省衣菲食，君之憂也。誠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一見君有可憂之事，莫不戚然動念而亦憂其憂矣。夫君以

民之憂樂爲念。則民亦以君之憂樂爲心。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是憂樂不以一亡而以天下其懽忻愉怡。疾痛疴癢。無不相關如此。將見天下之民視之如父。戴之如天。有不成王業者哉。宋臣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其先憂也。故閭閻無愁苦之聲。惟其後樂也。故朝廷享尊榮之奉。人主亦知所先後可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此二節書是孟子引晏子告君以法古之言。而欲齊王知所以勤民也。孟子曰。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卽齊之先君有行

之者昔者景公問于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
於轉附朝舞二山後遵海濱而南行至于琅
邪之邑思昔先王遊觀當時稱頌後世傳述
以爲盛事吾當何所修爲而可以比隆往古
也晏子對曰吾君當游幸之日而有志於法
古善哉問也臣請以先王之觀言之天子十
二年一適諸侯之國謂之巡狩蓋巡狩之義
謂巡行諸侯所守之境而察其政事之治否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謂之述職蓋述職

今之義謂陳述其所受之職而待王朝之黜陟
也天子諸侯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每年
春秋巡行郊野時當春和正百姓播種之候
也察其中有不足者發倉廩以補之時當秋
成正百姓收穫之候也察其中有不給者發
倉廩以助之天子行于畿內諸侯行于國中
其勤民之心如此之切故當時之百姓頌聲
交作流傳至今夏諺有云吾王若不行遊則
誰知吾之不足而得蒙上之休吾王若不豫

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得蒙上之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爲四方諸侯之法。則焉。觀夏諺所云。則先王之補助足徵。遊觀可法矣。蓋上世之君。雖有省方問俗之典。然車徒不擾。供應不煩。故每親履田間。進父老。詢疾苦。布德行惠。賑貧恤困。君民之情。有如家人。父子之相得者。千載而下。猶想見其熙皞之象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餓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此三節書是晏子言後世遊觀之弊。而欲景公取法先王也。孟子引晏子之言曰。今也諸侯之觀。則不如先王矣。人君一出。則師旅從之。既有師旅。便有糧食。供億甚煩。所至之地。無不騷動。于是民之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

瞶然側目相視。謗言交興。不勝怨惡。上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流連荒亡。縱於逸樂。而爲所屬。小國諸侯之累矣。蓋從流下而遊蕩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留戀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無厭。至於失事。謂之亡。同一遊觀。而恣情快意。遂至于此。可不戒哉。若在先王。則非巡狩述職。卽省耕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先王如彼。

今時如此。得失臧否。判若蒼素。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誠能痛改今時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幾哉。晏子之言如此。周公之告成王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成王爲守成令主。而周公猶惓惓告誡者。誠以逸豫之不可長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言景公能行晏子之言，亦欲齊王行己之言也。孟子曰：景公聞晏子之言，使置而不用，究亦何補于治哉。乃欣然悅從，遂大申命令，徧布于國，出而次舍郊外，訪問民之疾苦。晏子未言之前，從未舉行。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而晏子之言，一見之行事，諫行言聽，膏澤下究，既乃召樂官太師而命之曰：喜起同心，自古爲難。我今

悅晏大夫之進諫，而晏大夫亦悅我之聽言。君臣相悅如此，爾其播之音樂，以誌一時之盛。當日所作之樂，卽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蓋五聲之中，徵以爲事，角以爲民，惟君臣爲民事而相悅，故卽爲民事而作樂，樂以招名，其繼美都兪之意乎。其樂章之辭有曰：畜君何尤。言晏子能止畜其君之欲，而不至于招尤取罪也。臣思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故畜止其欲，跡雖似乎犯顏，意實出于愛主。

又何罪過之有哉。景公能行晏子之言。故遂有事治民安之效。王能行臣之言。自有民安物阜之休。願王與民同樂。以致王可也。按孟子先勸王以君臣同樂。復証之以君臣相悅者。何哉。蓋民生之休戚。田野之利病。必明良交贊。臣主一心。而後政無不舉。恩無不沛。聖主養賢以及民。職是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

此一章書是孟子勸齊王當行仁政。先正言以導之。復曲誘以進之也。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之下。朝見諸侯。至齊宣王時。周室既

衰人。以爲天子既不復巡狩。而齊爲侯國。非所宜居。理當拆毀。故宣王問孟子曰。人皆謂我明堂當毀。果毀之乎。抑且止而不毀乎。孟子對曰。明堂非諸侯之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若欲行王政。則當存而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如何。寡人可得聞與。孟子對曰。行王政者。莫善於文王。文王當日。雖未嘗稱王。而所行實皆王政。其治岐也。於耕者之田。賦則行九一之法。而斂從其薄。於仕者之子。

孫則有世祿之典。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稽察非類。而不征其私貨。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嚴爲禁令。於犯罪之人。法止及其本身。而不株連其妻子。文王養民之政。可謂厚矣。乃其中則尤有加意者。人之老年無妻。謂之鰥夫。老年無夫。謂之寡婦。老年無子。謂之獨夫。幼年無父。謂之孤子。此四等人。乃最爲困苦。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生全愛養。無所不周。而遇此等之人。尤加

矜恤。務使得所。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猶可。惟貧獨之人。情實可憐。此文王所以尤加之意也。文王治岐。雖一國之政。實治天下之規模。亦不外是。王若欲行王政。以文王爲法可也。蓋帝王以天下爲家。士農工商。平日固當有養之之政。而鰥寡孤獨之人。顛連無告。人生之最不幸者。若非加意惠鮮。多方養濟。勢必轉於溝壑。以傷天地之和。此王政之所以獨亟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貨。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孟子旣述文王治岐之政。齊王遂歎美之曰。善哉。夫子

之言真愛民之良法也。孟子曰：聞善貴于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自揣有一疾病，寡人喜好貨財，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貨何傷？昔者公劉亦曾好貨。詩經大雅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時，乃野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餼糧，于橐于囊之中，爲遷都計。思和戢其人民，而用以光大其國家，而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於王。是方以啓行，而往遷于幽焉。詩之所言如是。

由此觀之，公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立國興業焉。惟其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亦倣公劉之意，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蓋樂利之心，人所同有。仁君在上，必先爲之分田制產，使百姓比屋可封，征斂不擾，則府庫之財皆爲君守，君于民一體，公私各足，所以成豐亨豫大之休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色。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大王是公劉九世之孫。名亶父。號古公。武王卽位。始追尊爲大王。齊王又曰。寡人自揣。不但好貨。更有一疾病。喜好女色。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色何傷。昔者大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大雅綿之篇。

有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侵伐。乃來朝走馬。率循西水之滸。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及其妃姜女。同來擇宇而居。詩之所言如此。當是時也。百姓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婦之夫。惟其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倣大王之意。與百姓同之。使室家相慶。婚姻以時。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要之好貨好色。公劉大王。非實有此事。孟子特據詩言所及。以見聖王舉動。無不體念民情。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坐明堂而行王政寧有舍此他
求者哉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
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此一章書是孟子責難於君之意也一日孟
子設辭以問齊宣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

子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楚國者及其自楚
反也則其妻子凍餒而此友未嘗周給王之
臣將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朋友有通財之
義受其託而負之友誼已廢不可交也當棄
絕之齊王固明於友誼之當盡矣孟子又設
辭以問之曰士師爲獄官之長有鄉士遂士
之屬爲士師者不能綜理所屬之士致使刑
獄不當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人臣有官
守之責任其職而曠之臣職已失不可用也

當罷黜之。齊王又明於臣職之當盡矣。孟子因問之曰：人君撫有一國，若政事廢弛，民生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必有任其責者。將如何以處之耶？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若不聞其說者，是明于責人而暗於責己矣。夫孟子以齊王可與有爲，故芻引曲喻，欲其反己自責，虛心下問，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惓惓入告，三致意焉。不意其恥於聞過，隱忍苟安如此。所以人君貴修身立政，納諫求言，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此一章書見國之所重，在于人才。人君當敬慎于任用之時，以合民心而保國祚也。孟子進見于齊宣王曰：人君纘承丕基，累代相傳。

者謂之故國。其歷年既已久遠。凡高大之喬木。與累世之舊臣。皆所宜有。獨是世臣與國義同休戚。宗社生民。實憑藉之。則故國之所以見稱者。誠不在有喬木之謂。而惟在有世臣之謂也。然世臣皆由于親臣。今日之心膺。股肱。卽他年之老臣勳舊。乃王則已無親臣矣。昨日所進用而親信者。今日卽亡去而不知。親臣且無。安望其將來有世臣。得以稱故國乎。齊王自解之曰。前此亡去者。皆不才之

小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將何術而豫識其不才。遂舍置之。使入所用者。皆可親信之賢才乎。孟子對曰。國君式用人。與其悔之于後。何如致謹于初。所以進賢之際。遲回詳審。其難其慎。一若爲勢所迫。欲已而不得者然。益以用之。而崇以爵位。所謂尊也。倘尊非其人。勢必以賢而卑者易之。是使卑踰尊矣。用之而委以腹心。所謂戚也。倘戚非其人。勢必以賢而疏者易之。是使疏

踰戚矣。夫尊卑有等。疏戚有序。乃國家大體。攸關。安可不慎之于始乎。惟其始進能慎。所以任用皆賢。而無事後之悔也。然則求賢若渴。固人君之盛心。而非慎重名器。不能得真才。此辨才論官之典。爲用人之要也夫。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三節書。是言人君用舍刑罰。皆當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也。孟子曰。進賢固所當慎。而慎之必有其道。設有入于此。左右近侍。皆稱其賢。恐出於阿譽。未敢遽信也。舉朝大夫。皆稱其賢。恐出於黨同。亦未敢遽信也。至於通國之人。皆稱其賢。然後從而察之。聽其言語。

考其素履。必真見其才德之實。然後進而用之。其慎于用賢如此。夫人君用人。不用則舍。舍之之道。亦不可不慎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不賢。恐出於偏毀。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不賢。恐出於私惡。亦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不賢。然後從而察之。核其生平。究其心術。必真見有不賢之實。然後從而去之。其不敢輕去。又如此。一用一舍。既探公論。又加灼見。則不才無由倖進。

而真才不致遺棄。何至有誤用之悔耶。夫用舍刑罰。皆人君之大權。至于用刑。尤不得已之甚者。人主又安可不謹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可殺。然後從而察之。驗其罪狀。審其情跡。必真見其有可殺之實。然後從而殺之。獄雖斷於朝廷。而論實孚於通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用賢退不肖。以至于刑戮。人君必周詳。

慎重以求合于輿情如此斯誠不私喜而加爵以民之所好爲好不私怒而用刑以民之所惡爲惡可以爲民之父母矣人心旣得邦本斯固此所以國祚久遠等于苞桑磐石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卽在因人心以出政惟賞不僭而刑不濫始可下合百姓之心上邀維皇之眷誠保世滋大之要圖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自昔相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放牧野之師考之經傳誠有其事齊宣王又問曰湯武以諸侯而放桀伐紂是臣弑其君也於理可乎

孟子對曰。人君爲天下其主。以其能盡仁義之道。立極。殺猷也。若害仁之人。存心淫暴。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行事乖亂。傷敗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衆叛親離。天命已去。止可謂之一夫矣。書經有云。獨夫紂。蓋紂自絕于天。武王特奉天討。爲四海除殘賊。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必履仁蹈義。斯足以祈天永命。長享祿位。故古之帝王兢兢業業。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一章書。見人君任賢當盡其才也。孟子一

日見齊宣王曰。人君用賢以治國。卽如用木以治室。欲爲巨室。務需大木。則必命工匠之師。多方採取。以克其用。若工師果能得大木。則王欣然喜慰。謂有是美材。斯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加斲削。以致短小。則王輒然作怒。謂其壞是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若賢人者。國家之楨幹也。當幼時所講究服習。皆內聖外王之大道。待至壯年。欲得君而事。見諸施行。庶不負其所

學。乃王不能用其所長。而謂之曰。姑且舍置。汝之所學。以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仁義王之所好者。功利。今欲其舍所學。以從王之所好。是不欲其大。而欲其小之也。爲室則必欲盡一木之材。而治國則不能盡賢人之用。是任賢不如任木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且王不任賢。是不愛才。亦不愛國矣。試更爲王進論之。今有璞玉於此。其價直雖萬鎰之多。極其愛重。然璞玉必待彫琢。而彫琢必需

良工則愛玉之甚。未有不付玉人而能成器者也。至于國家之重。甚于璞玉之貴。賢人之治國。甚于玉人之治玉。王當簡賢任能。舉國以聽之。可也。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所好。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蓋聖主必待賢臣而成功。俊士亦俟英主以顯用。誠能驩然交洽。相得益彰。諫行言聽。道合志同。將見化臻上理。垂拱萬年。則任賢之道得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以合天

意也。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乘釁而伐之，遂大勝。燕宣王乃問于孟子曰：寡人與兵伐暴，賴宗廟之靈，師徒奏凱。燕國既破，或有謂燕亂已除，利不可貪，而勸寡人勿取者；或有謂燕實無主，幾不可失，而勸寡人取之者。自寡人思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其勝負正未可決，乃不待曠日持久，以五旬之速而舉戰勝之功。夫豈強將勁兵人力之

所能及乎？天意固有在矣。天既以燕與我，若棄而不取，是違天也。違天者必受其殃。今欲從而取之，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對曰：王欲知天意，當觀民情。設使取之而燕民喜悅歸附於齊，則是人心已離，天命已絕，斯可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當時紂惡貫盈，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以有天下。設使取之而燕民不悅，思戀故主，則是人心未離，天命未絕，卽當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當

時紂惡未稔。人心猶未忘商。故服事以終其身。今燕之可取與否。王亦惟決之于民心。向背何如耳。且王若欲得民心。又莫先于施仁政矣。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并力固守。勢足相當。乃燕之民聞齊師入境。人無鬪志。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豈有他故哉。不過因燕用虐政。民不堪命。如在水火之中。故迎齊師而望救耳。王能發政施仁。以拯其困苦。則燕人喜慰而中心愛戴矣。倘恃強力更爲暴虐。若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燕民之望其救于齊者。又將待救于他人。特一轉移之間而已。夫豈伐之旣勝。而遂可以取之無患哉。王早亦順民心以承天意可也。漢光武之勅馮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宋太祖之戒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可見帝王得國。必以民情爲本。有天地父母之心。然後可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其坐致太平。享國長久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此一章書是孟子告齊王以弭兵之策也。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利其有而取之。於是諸侯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聞之，問於孟子曰：「自寡人取燕，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計以預待之乎？」孟子對曰：「臣聞古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能行政於天下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乃懼諸侯伐己，是以千里而畏人矣。臣未聞古有以千里畏人者也。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于書見之。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國爲』」

鄰葛伯無道。湯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國始也。當時天下之人。皆信湯之伐葛。原爲匹夫匹婦。復讐而無利天下之心。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望。湯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望。其言曰。王何不先來征我之國乎。書言如此。其時天下之民。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及王師既至。商賈安于市。交易者不止。農夫安于野。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君。而撫慰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欣然大悅。所以書經又載百姓之言曰。待我君來。我君一來。庶幾各得蘇息矣。此所謂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按此二節書。孟子言雖未終。而大義已見。其要在天下信之四字。信在天下。所以致其信者在一人。又不專在臨時。而在于積久。是故仲虺稱湯之德有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爲人君者。所當留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此二節書。是孟子申明上文千里畏人之說。又正答何以待之之問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

入者何耶。蓋燕國之暴虐其民。譬如火焚水溺。王興師往伐之時。燕之百姓皆以爲王將救我于水火之中。故欣然各以箠食壺漿。迎犒王師。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以慰燕民之望。若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其宗廟。遷取其重器。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諸侯之心。原畏忌齊國之彊。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齊併取燕國。增地一倍。而不舉行

仁政自示天下諸侯以可乘之釁。是天下之兵主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入乎。爲今日計。王須急發號令。反其所掠之老少。止其欲遷之重器。謀于燕之羣臣百姓。就燕公子公孫中。擇一賢者。立以爲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齊不爲暴。諸侯無以爲名。尚可以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亦唯如是而已。夫卽伐燕一事。凡孟子所與齊王言者。雖皆隨事匡救之說。然亦可以見聖賢之學術與王政之大端。惜乎齊王親見孟子而不能實用其言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以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行仁政以恤民也。昔鄒國與魯國戰，爲魯所敗。鄒君穆公問于孟子曰：是役也，吾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未有赴救。有司而死者，今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將不誅之，則民怨恨其長上，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以得行乎？不知當如何。使刑不濫而民亦知罪也。孟子對曰：民之疾視長上之死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其老弱者展轉死于溝壑之中，其少壯者離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皆不冒陳告于君，使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爲上者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曾子有言曰：人之立心制行，當戒之哉，戒之哉。凡怨讐之出乎爾身者，卽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至今日乃得反之，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然則君無歸咎于民

亦及求諸己而可矣。若君能以愛民爲心而舉行仁政，則有司不敢不體君之心，亦知愛民。有司既能愛民，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遇難則死其長，何至疾視而不救哉？夫抵君民本同一體，民之財既當供之于君，君之財更當散之于民。豐凶散斂，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雖然，又有說焉：散財發粟不可廢也，不可恃也。未荒之時，別有先圖救災之方。

非專一道，總又必以得入爲本。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閔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貴自強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介於齊楚二大國之間，不能不事，又不能兼事，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

曰。凡謀之出于事入者。皆僥倖苟且之謀也。事齊則見怒于楚。事楚則見怒于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是謀或有人言之者。然非吾所能及也。君必欲吾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策焉。惟是自守而已。國有斯池也。則鑿之而使深。國有斯城也。則築之而使高。然又非專恃此城池也。必也爲人君者。與斯民同守之。其君自能效死。而斯民亦感其君平時之恩。患難相從而弗去。此爲有地利兼有人和。是則可爲也。按孟子他日之告文公也。一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再則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此效死而民弗去之本也。聖賢之謀人國。勢有彊弱。時有難易。始終以帝王大道行之。必不肖出于權謀苟且之說。其道可彊可弱。可常可變。似迂遠而非迂遠。後世有謂孟子窮于策。滕者。非善讀孟子者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

此一章書見立國者當爲善也。滕文公問曰。滕薛相倚。有如唇齒。今齊人取薛地。而將築城。則滕益孤。而齊益偪矣。寡人甚恐。當如之何。而可免于吞併乎。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時來侵擾。大王遂棄去邠地。至于岐山之下居焉。當是時。非

擇岐山爲興王之地而取之也。蓋由迫于狄難。不得已也。惟大王能爲善於不得已之時。故周家王業由此而起。苟後之爲人君者。能如大王之爲善。其後世子孫亦必有應運而王者矣。然君子創基業于前。垂統緒于後。但能爲所當爲。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爲。非人力所可必。而君子初心未嘗計及于是也。今齊疆滕弱。君將奈彼何哉。止宜勉疆爲善。盡

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夫彊爲善一言非止爲滕君目前之計。實有國家者經久之謀。漢儒董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謂得孟子之意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有二說。而滕當以守爲主也。滕文公問曰。滕褊小之國也。竭盡財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能免其侵凌之禍。

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犬王始居於
邠。狄人時來侵犯。始事之以獸皮幣帛。則不
得免焉。繼事之以走犬良馬。則不得免焉。終
事之以明珠美玉。則不得免焉。犬王乃曾集
邠民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願欲者。非
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邠之土地也。吾嘗聞
之。君子以愛人爲心。不以土地之生物養人
者。至于爭地以戰。反害乎人。爾二三子。莫患
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但使有人撫安爾等。是

卽爾之君長也。我將舍此而遷于他方矣。遂
棄去邠地。經過梁山。而作邑於岐山之下。以
居焉。當其初去之時。邠人相與言曰。吾君乃
魯仁人也。我輩賴以爲安。何忍舍之。於是從之
遷岐者。人衆爭先。有如歸市。以犬王之事言
之。此乃遷國以圖存。固一說也。或者又曰。國
家土地。原祖宗貽與子孫。使世世守之。非我
身之所得專主也。縱遭患難。但宜效死以守。
不可舍而他去。以或人之言論之。此乃守正

以狗國。又一說也。爲君今日計。請于斯二者之中。擇取其一。勉強行之而已矣。總之立國以仁民爲本。爲人君者。必先能仁民。而後可以講隨宜處置之法。本末先後。萬世不能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一章書見人主見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魯平公因樂正子稱孟子之賢將出而就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忌之。乃陽爲不知而請曰。他日君有所出。則必先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馬矣。有司尚未知君將何往。臣敢有請焉。平公曰。吾將往見孟子。臧倉曰。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于匹夫。無乃

以孟子爲賢者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行
事必合乎義。禮義原從賢者而出。而孟子之
後喪其母。過于前喪其父。厚母薄父。是不知
禮義而不得爲賢者矣。君勿輕身而往見也。
於是平公惑于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
見焉。按小人之讒君子也。其詞近正。其術甚
巧。故能轉移人主之意。而使之從。爲人主者。
亦惟謀于公朝。博採衆議。而無取信於小人
之口。斯可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此一節書見小人之毀易入。而正人之說難
行也。魯平公旣惑于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
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乘輿已駕矣。
奚爲不往見孟軻也。平公曰。向吾欲見者爲

其賢也。今或有告寡人者曰：孟子之後喪其母，踰于前喪其父，則失禮義之中正，而不得爲賢矣。是以不往見之也。樂正子曰：何哉？君之所謂後喪踰前喪者，豈謂其前葬父用士之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曰：吾所謂踰者，非謂此也。謂其葬母之棺槨衣衾人美過其父也。樂正子曰：若此者，非所謂踰也。樂益孟軻前爲士，其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于薄。後爲大夫，其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敢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君以此爲非賢，不亦過乎？夫樂正子之言辯矣，而不能回平公之聽，何也？洪範有言：聽曰聰，聰作謀，聽之不聰，亂是用長。君人者，其慎諸。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此一節書見聖賢不怨不尤樂天知命之學也。樂正子不能釋平公之疑退而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克之言爲然。將欲就見也。嬖人有臧倉者。進後喪踰前喪之言以沮君。是以中止而不果於來也。此固君聽之不聰而讒人之言亦可畏矣。孟子曉之曰。君子之道其遇而行也。或有人先容以使之。其不遇而止也。或有人中沮以尼之。是行止似係乎人矣。然所以行所以止非人之所能也。有天存焉。吾今日不遇魯侯以行吾道。是氣數之厄。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得于魯侯哉。但安之可也。夫樂天知命聖賢之學也。敬天用賢則帝王之事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爲天命去留所由分。中庸去讒勸賢之說。人君可勿深思與。

